

# 新主流电影在中学德育教育中的作用研究

■文/赵明昌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弘扬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的诸多文化产品中,电影无疑是最具有感染力和召唤力的艺术形式之一。2018年12月,教育部、中宣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2023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随着接连的政策出台,校园配套开始逐渐落实,电影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新主流电影以浓烈的爱国情怀和家国精神为核心,彰显中华民族奋斗历程、抒写中华文化历史传承,这类优秀影片能够真正打动学生、震撼心灵,从而达到艺术作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德育功效。研究以新主流电影为代表的优秀国产影片在中学教育中的德育作用,能够为创新教育思路、丰富教育手段、优化教育效果提供有益参考,在新时代教育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

## 一、以新主流电影为学生勾勒新时代中国精神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主旋律,中国电影十七年时期,《南征北战》《上甘岭》《铁道游击队》《英雄儿女》《地道战》等优秀作品,振奋了几代人的心灵,凝聚为中国人共同的家国记忆。而今,以《战狼》系列、《流浪地球》系列、《金刚川》《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十八洞村》《红海行动》《万里归途》等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则共同勾勒着新时代年轻学子的家国精神图谱。

《战狼》系列燃起了学子心中对一个强盛中国的具象感知,让他们知道人并非孤立的个体,走出国门的每一个国民都代表着祖国,相应地,遇到困难时也不必彷徨,因为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流浪地球》系列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科幻的力量,这部改编自刘慈欣小说的电影作品,从创作到制作都实现了“中国智造”,彻底改变了我们在科幻领域被好莱坞压制的现状,让万千学子于电影中感受到中国航天力量与科技实力,唯有强大的科技和载人航天的不断发展,才能够支撑起如此恢弘的创意与想象。《金刚川》《长津湖》则以历史的视角回溯中华民族的艰辛与抗争,在不屈不挠的抵抗中,中国人勇于吃苦、敢于战斗的精神激励着学子们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勇往直前……这些优秀的新主流电影是新时代优秀的爱国主义教育样本,它们摒弃了传统德育的说教成分,以影像和故事的魅力感动人、感染

人、感化人,真正做到了将中国精神灌注于影像之中。

青少年正处于人格塑造和精神塑造的关键时期,他们看过的每一部电影、每一本书,学习的每一门课,都是人格拼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教育者,筛选优秀影片,为学生把好德育教育的关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此过程中,新主流电影以其爱国主义精神内核和工业化的视听水准成为德育教育的优秀范本,用好新主流电影不仅能够实现德育春风化雨的育人理念,更能够为学生留下难忘的集体精神记忆。

## 二、将集体观影形式升华为集体德育记忆

在前文提到2018年和2023年的两次文件中,教育部致力保障每名中小学生学习每学期至少观看两次优秀影片。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发现,电影艺术的集体观看属性极大拓展了德育教育的空间。电影的集体观影方式在教学实践中极易转化为集体德育记忆,在观影之后能够形成学生之间的持续讨论和交流,使得影片的思想内核被不断延续和传播,实现了德育教育的长尾效应,能够充分激发学生之间的互学互促,形成比拼共进的良好氛围。

当学生在大礼堂看到《战狼》中吴京高举国旗穿越战火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充分说明中学生对优秀电影作品的鉴赏力和感知力,在电影高潮段落中,学生们的情绪明显被调动,充分感受到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召唤,从而形成自发的掌声。这种场景便是新主流电影德育效果的最佳体现。电影《长津湖》围绕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展开,它以影像回答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中学生中形成了一次震撼心灵的爱国主义教育。当学生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酷寒中严守阵地寸土不让时,有人掉下了眼泪。当战士们最终以极大的意志力取得了长津湖战役的胜利,学生们深深感受到了和平的来之不易。这种情感体验比课堂上背诵课文、史实要生动深刻得多。

在山东省的教学实践中,多地已经将集体观看电影列为日常化的教育方式,确保每位同学每学期观看两场优秀影片,观影结束后不同班会会以不同形式延续影片讨论,影评大赛和作文比赛是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不同年级的学生在观看后共同参与比赛,表达自己对影片的理解与感悟。在学生的反馈中我们发现,学生不仅仅感受到了电影的精神内核,更对电影的美学呈现有着独到的理解,可以说,通过观影和映后多种

形式的持续交流,新主流电影将集体观影形式升华为集体德育记忆,打通了从德育到美育的升华路径。

## 三、新主流电影成为德育和美育的桥梁

新主流电影往往具有强烈的视听震撼力,在完成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也兼具着优秀的审美功能。尤其是在当今的影像时代之下,电影在完成德育教育的同时也在对学生进行着影像语法和影像审美的教育。

以《流浪地球》系列为例,影片细致还原了宇宙空间站的内部构造,甚至演员身着的太空服也都经过严密的检验和多次设计修改,在视觉和细节上做到了极致真实,具有浓烈的中国本土化科幻工业的风格,也为中国电影工业化打造了极佳范本。这类影片不仅仅能够完成德育教育对学生思想品德的要求,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之中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艺术审美能力。有学生关注到了影片非常微小的细节,在影评中写道:“《流浪地球》中的MOSS系统界面设计使用的是中文,这让我感受到中文科幻软件的简洁,未来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中国科技队伍中的一员。”这就是新主流电影在德育和美育中的融合体现。学生能够感受到影片传递出的爱国精神、强国精神,同时也被影片的艺术魅力而震撼,愿意成为此中一员。在电影《金刚川》中,多个CG合成的鸟瞰镜头也成为学生们分析讨论的重点。他们从兴趣出发,探究着影像的语法变化,而形成自发的掌声。这种场景便是新主流电影德育效果的最佳体现。电影《长津湖》

当我们谈论教育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寓教于乐”,当下的教育教学中也有诸多寓教于乐的实践类项目,在这些愈加丰富的教育手段被发掘之时,我们不应该将电影束之高阁,以新主流电影为代表的优秀影片依然是绝佳的德育美育范例,在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优秀的新主流电影,当我们向学生讲述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时,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影像作为素材;当我们讲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时,又该以何种方式让学生对这一人类世界的伟大壮举感同身受、与有荣焉?

在人类艺术进程中,电影可谓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在互联网+时代下,影像已经成为与文字并驾齐驱的语言体系之一。以新主流电影为切口,完成以德育人和以美化人的融合,中学教育或将寻到德育和美育兼具的重要路径。

(作者单位:山东省高密市第三中学)

# 亚洲新电影的现代性与时空隐喻性

■文/王晶

近年来,亚洲新电影成了国际影格局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丰富了人类电影艺术的形式,为艺术与思想的表达开拓出了广阔的新天地。可以说,亚洲新电影既体现了现代性特征,同时也鲜明地传达了时空的隐喻性表达。

## 一、亚洲新电影的现代性

亚洲新电影本身即是一个包含着多重悖论预设的论题。亚洲新电影的标签首先意味着在电影这种年轻的艺术形式中的现代性要求,正如利奥塔所说的:“现代性——现代的时间性——在其自身内部就包含了一种动力,即在有别于它的状态方面超越自身。”在“新”的预设概念后,隐含着今时不同往日的进步取向,意味着亚洲新电影酝酿着新潮与先锋的电影概念。这一点不仅仅在王家卫这样以先锋影像著称的导演作品中可见一斑,在陈英雄、是枝裕和这样并不以新取胜的导演作品中依然能够看到他们对本土社会中的新的文化动态的敏感把握,是包含现实性的现代性。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金基德的《鳄鱼藏尸日记》《收件人不详》、陈英雄的《三轮车夫》、奉俊昊的《寄生虫》,还是中国台湾新电影以家庭为窗口凝视台湾社会的变革与道德观念的跃迁,在以确凿的信息摹写着一个历经剧变的完整的社会实体的同时,也体现出了鲜明的先锋意识,现代性特征显著。而且,亚洲新电影的现代性往往聚焦于那些被现代性转型遗落于背景后的小人物,电影在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空间中找寻社会与审美的张力结构。如《三轮车夫》中就以多组矛盾关系的并置来突出强烈的失落体验,城市与诗人的家乡乡村、凶险的黑道组织与纯良的车夫一家人、金钱交易与在背景中朗读的诗歌……宣物重估一切价值的现代性令“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标准化进程,还有着鲜明的地理意义,在欧风美雨的浸染中的亚洲导演回溯本土意识和经典传统建构自身的美学品格,这一批导演在七八十年代形成了一股新兴的电影浪潮,在全球经济低迷下行的世纪末创造了逆势增长的电影神话。在亚洲新电影的论域中最为突出的应该是“亚洲性”,即在何种意义上亚洲新电影叙事能够以普适性的艺术工具和话语传达出一个全球化时代中的亚洲社

会以针对其的深入思考。虽然如福柯所言,在包含美学在内的所有科学话语中充满了某一种权力话语的意识形态,但是导演们所选择的现实触感决定了他们将要回归到独一无二的传统中,他们也将要以艺术为名发起自反性的电影革命。

## 二、亚洲新电影的时空隐喻性

亚洲新电影在外在的景观和内在的哲学化思考等多个层面上都对西方思想及其艺术表征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和另一种形式的补充。但在何种形式中才能说亚洲新电影拥有了自身独立的美学地位呢?或许康德对人类思维的基本条件做出的划分仍然有参考意义,时间与空间是我们进行任何一种思考都无法脱离的起点,也是东西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而在对时空的电影影像隐喻中,东方化、亚洲性得到了尤为显著的表征。

儒家观念中的家国同构是最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特征。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组成单位,而在由修身到治天下的层层递进中加强了作为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的稳定性,使中国社会得以保持了两千年的和合状态。这一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儒家文化而辐射到东亚、南亚各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顺应天道和上下一致的东方哲学观念在20世纪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日渐式微。家庭的瓦解仅仅是这种影响的间接表现之一,在日本电影中有着一家表现家宅空间变异的线索,从小津安二郎到山田洋次无一不有着对家庭生活的深刻理解,山田洋次在2013年翻拍小津安二郎的经典作品《东京物语》似乎是在60年后再次回应那个将父母与子女、童年与成人远远分割开的现代家庭问题。在东京居住的子女们从原来“很亲切”的人变成了在葬礼上就开始索要母亲贵重遗物的人,能够给予在乡下寡居的父亲真诚关怀的却只有“作为外姓人”的儿媳。母亲富子的离世在两个版本的东京家庭生活中意味着作为凝结两代人亲情的纽带,不善于表达感情的父亲成为了现代社会中真正多余的多余的人。家庭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空间变成了一个和城市对望的“故乡”,又从故乡转换成成了一个没有意义的空间场域,在家庭的人失去了与家庭空间的情感链接。而城市中的家庭则在是枝裕和的电影中发生了根本的解体:被遗弃的孩子、没有血缘的“亲人”、没有家长相互依靠的四姐妹

——这样的家庭有别于传统的认知,更像是以家庭之名探索着新型的现代人关系。在对时间的表达上,东方的循环历史观念对西方线性历史观念进行了深入反思。如《春夏秋冬又一春》完全突破了金基德暴烈激进的银幕叙事,讲述了一个充满禅意的故事。整部电影其实围绕着老和尚的一句谶语而展开:“你一辈子就把这块石头绑在心上生活”,男孩长成男人,他所养育的男孩又再一次背负了和他一样的执念和罪责。金基德在这个湖心小庙中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时空宇宙,其中表面上看来是我们所熟悉的线性时间叙事,人可以悔改,但无法逆转时间,男孩可以在师傅的指点下去弥补自己的过错,但被顽童捉弄的鱼和蛇已经死去,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死亡的事实。但是,西方的时间观念遵循着从旧到新的上升模式,在末日的审判后人类将会迎来新天新地。由此启蒙运动提出了进步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念,历史在进步主义的语境中被定义为一个前进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命运也必然随之越来越好,无限地趋于完美。与此相反,《春夏秋冬又一春》里的时间表现为永劫轮回的循环,在春天播种罪恶,夏天收获恶果,秋天付出代价,到了冬天看似这个男人赎罪的历程已经完成,但在再次到来的春天中,小男孩再次重复了男人童年的恶行,今天变成了又一个昨天,时间再次回到原点。杨德昌的《一一》同样以婚礼到葬礼的轮回寓意最复杂也最简单的人生道理,人的生活并非工具而可以改善,在表面的进步中可能蕴含着永恒的罪恶和无知。《一一》中的男孩洋洋决定拍下所有人的背后给他们看,发现和小朋友对比起来自己“已经老了”——无穷无尽的生命诗意已经从电影本身的时间结构中涌现了出来。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电影学院副教授)

# “互联网+”时代微电影的视听语言特色

■文/刘则西

微电影视听语言的演变和重塑,主要体现在视觉呈现形式、叙事风格和语言形态等层面。这些变革使微电影摆脱了学院派传统的约束,突破了电影语言固有的边界,让视听艺术与网络媒介形成了更有机地结合,更好地适应了“互联网+”环境的传播需求。本文将对“互联网+”时代微电影视听语言的特色进行系统探讨和分析。

## 一、视觉呈现:非传统化、个性化

(一)镜头语言新潮玩味  
微电影镜头语言正在孕育出一种新的视觉风格,这种视觉风格展现出大胆创新和童趣玩味两大鲜明特点。大胆创新方面,微电影敢于运用各种非传统视角来刷新观影体验,比如当代微电影《盲人视觉》中的“盲人视角”镜头则让观众置身于黑暗世界,仅凭声音和触感去感受画面情节,产生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再比如微电影《初体绽放》中的错位构图镜头,将一些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物品通过特殊的拍摄角度展现出独特的视觉张力。除了构图角度的创新,微电影镜头还热衷于虚实结合的视觉实验。像2020年的热门微电影《人生若只如初

见》,它将真人影像与动画虚拟场景融合,呈现一个半真半幻的独特影像世界。这种混合媒体的手法给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总的来说,无论是非传统视角、错位构图、虚实结合,还是拟人化、夸张化等卡通手法,都使得微电影镜头语言别树一帜,营造出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和创意体验,完全颠覆了传统电影的镜头套路,是微电影视听语言创新的重要体现。

(二)画面风格个性张扬  
与传统影视作品追求典雅大气的画面风格不同,微电影画面风格往往张扬个性、富于时代感。微电影大胆运用粗糙质朴、鲜艳夸张的画面手法,呈现出一种朋克临摹或毛边未经加工的独特视觉效果。这种粗糙个性的画面风格,舍弃了精雕细琢的追求,却展现出一股生猛张扬的视觉冲击力。粗犷质朴的笔触,鲜艳夸张的色彩,毫不做作的朋克风格,都让微电影的画面气质与众不同,透露出前卫个性、潮流时尚的审美取向。这种视觉风格切合了年轻一代对个性化体

验的追求,让微电影画面气质变得更加朝气蓬勃、活力四射,与互联网时代的浪潮文化相呼应,因此常常让人感受到一股年轻前卫、张扬个性的潮流气息。

## 二、叙事转向:多元化、互动化

(一)叙事形式多元开放  
传统电影往往采用线性叙事模式,而微电影则更加包容和开放,尝试各种新颖的叙事形式。以备受好评的微电影《老男孩》为例,它采用了非线性叙事手法,通过回忆和闪回的方式讲述故事,打破了时间线索的限制,增强了观影的沉浸感和思考空间。影片前后多次插入主人公内心独白,呈现出一种近似意识流的叙事风格,更贴近人物内心世界。除此之外,《老男孩》还运用了环形结构的叙事方式,最后一幕回到开头,形成一个有机循环,使故事更富张力和意蕴。可以说,多元化的叙事形式正是微电影区别于传统电影,实现艺术创新和体验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加强与观众互动  
与传统电影单向输出内容不同,微电影注重让观众能够主动参与进来。在《老男孩》中,导演巧妙地设置了一些环节来增强观众的互动体验:一方面,影片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直接向观众抒发内心独白,拉近了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距离,让观众更容易代入和共鸣;另一方面,影片在剧情推进中也留有一些空白,让观众自行拼凑和想象,激发了观众的参与欲望。此外,影片最后的开放式结局,没有给出主人公最终命运的明确答复,反倒引发了观众更多的思考和讨论,使影片产生了长久的回味和影响力。总的来说,《老男孩》巧妙运用了多种互动手段,将观众从被动观影转变为主动参与,增强了微电影艺术与受众的亲合力,体现了互联网时代微电影追求与观众互动的创作理念。

## 三、语言形态:网络化转换

(一)语言风格亲民生活化

微电影语言风格亲民生活化,体现了它与网络文化和年轻人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这种亲民化的语言风格不仅体现在大量借鉴网络流行语和年轻人口语上,更重要的是完全贴近了网络时代受众的审美需求和生活体验。传统影视作品的语言风格往往较为书面化、正式化,但微电影则刻意追求一种生活化、随性化的语言表达方式。它们热衷于采用地道的网络用语、时髦的年轻潮语,甚至直接使用生活中的方言口语,努力消除语言的“非日常化”特征,营造出一种随性自在、接地气的语境。这种语言风格无疑让微电影离观众的生活更加贴近,符合年轻一代追求个性化、去正式化的语言诉求和审美趣味。更重要的是,微电影语言的亲民生活化风格恰恰也反映了互联网文化的开放、平等、多元的价值导向。

(二)借鉴新媒体符号语言  
微电影大量借鉴和模拟了新媒体符号语言,如对话框、网页链接、弹窗

# 《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声屏世界》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是全国广播影视十佳学术期刊,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称号。《声屏世界》1988年创刊,全国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36-1149/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3366  
投稿邮箱:jxspsj@163.com jxspsj@126.com  
电话:0791-85861504 0791-88316904

